

先进第十一

子曰：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。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

我国自古称为礼乐之邦。礼尚恭敬，乐尚和平，两者都是以仁为本。然礼乐往往因时因人而演变。此章意义，古注有多种异解，兹采一种解释。先进于礼乐，是在孔子以前的时代，学礼乐者都很朴素，看起来，是乡野之人。后进于礼乐，在孔子当时，学礼乐者不像乡下人那样朴素，其人言行注重文饰，看起来，是君子。但是讲到实用，孔子则从先进的礼乐。因为先进犹近古风，不失仁本，可使风俗归于淳朴。

子曰：从我于陈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

先进第十一

子曰：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。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

我国自古称为礼乐之邦。礼尚恭敬，乐尚和平，两者都是以仁为本。然礼乐往往因时因人而演变。此章意义，古注有多种异解，兹采一种解释。先进于礼乐，是在孔子以前的时代，学礼乐者都很朴素，看起来，是乡野之人。后进于礼乐，在孔子当时，学礼乐者不像乡下人那样朴素，其人言行注重文饰，看起来，是君子。但是讲到实用，孔子则从先进的礼乐。因为先进犹近古风，不失仁本，可使风俗归于淳朴。

子曰：从我于陈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

先进第十一

子曰：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。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

我国自古称为礼乐之邦。礼尚恭敬，乐尚和平，两者都是以仁为本。然礼乐往往因时因人而演变。此章意义，古注有多种异解，兹采一种解释。先进于礼乐，是在孔子以前的时代，学礼乐者都很朴素，看起来，是乡野之人。后进于礼乐，在孔子当时，学礼乐者不像乡下人那样朴素，其人言行注重文饰，看起来，是君子。但是讲到实用，孔子则从先进的礼乐。因为先进犹近古风，不失仁本，可使风俗归于淳朴。

子曰：从我于陈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

随孔子受厄于陈蔡的诸弟子，皆不及门。朱子集注将此章与下面德行章合为一章，且以四科弟子为从孔子于陈蔡者，此时皆不在孔门，所以孔子思之。此注已经先儒辨证其非。据经典释文，郑康成也以此章与下章相合，但并未以四科弟子为从孔子于陈蔡者。

陈蔡之厄，是孔子周游列国时一次困苦的遭遇。卫灵公篇所记“在陈绝粮”，即指此事而言。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，当时吴国伐陈，楚国出兵救陈，闻孔子在陈蔡之间，便派人来聘孔子。孔子将往楚国，陈蔡二国大夫惟恐楚国重用孔子以后，将危害他们，因此共同派人围困孔子，以致断绝粮食。后来孔子派子贡到楚国，楚昭王出兵来接孔子，始替孔子解了围。据江永乡党图考，此事发生在鲁哀公四年。

孔子所说：“皆不及门”，郑康成注，皆不及仕进之门。刘宝楠正义引孟子尽心篇：“孟子曰，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，无上下之交也。”以无上下之交即此处不及门的意思。此义可从。诸弟子与陈蔡大夫无交往，始遭遇这种困难。

从孔子于陈蔡的诸弟子，史记孔子世家载有颜渊、子贡、子路，弟子列传有子张，吕氏春秋慎人篇有宰予，此外则无考据。

德行，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，宰我、子贡。政事，冉有、季路。文学，子游、子夏。

此章开头无子曰二字，据皇疏说，这是记者所书，并从孔子印可，而录在论中。

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，是孔门四科教育，颜子等十位大弟子各以特长分属四科，德行列为第一，足见道德教育最为重要。

子曰：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，于吾言无所不说。

颜回非有助益于孔子，因孔子说的话，颜回无所不悦。

孔子之言，颜子一闻即悟，所以孔子曾说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”既然一听就能完全领会，便只喜悦于心，不再发问。既无问题，孔子便不再发挥，而在座的其他弟子不能获益，因而孔子的教化不能普益他人。所以说：“回也，非助我者也”。这是孔子所作的反面文章，言外之意，则是赞美颜子悟性极佳。

子曰：孝哉闵子骞，人不闲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

不闲，即是没有闲隙，这是由于闵子骞以孝行感动父母，能以齐家，使外人对他的父母昆弟无话可说。

韩诗外传，以及艺文类聚孝部引说苑等记载，闵子后母偏爱已生的两个儿子，冬天给他们穿很厚暖的衣服，给闵子穿的则以芦花冒充棉衣，后来他的父亲发觉，要逐出他的后母。闵子却向父亲求情说：“母在一子单，母去三子寒。”意思是留后母在家，只有他一人受寒，如将后母逐出去，便连后母所生的二子一同受寒。他这一番话感动了父亲，取消原意，也使后母感激而成为他的慈母，他的两个异母弟弟也受感动而行弟道。

南容三复白圭。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白圭是白色的瑞玉，毛诗大雅抑篇：“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。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”玷是玉上的缺点，尚可磨灭，若言语有缺失，则不可磨。三复的三字，代表多次。南容读诗，读到这四句，多次复诵思维，可见他慎于言语，求其无玷。孔子将其兄的女儿嫁给南容。

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曾说南容“独居思仁，公言言义”。这两句话很重要。独居思仁，是慎独的工夫。公言言义，即对众人说话必须合乎正义，以为公众法则。

季康子问：弟子孰为好学。孔子对曰：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。

季康子想进用人才，所以问孔子有那一位弟子好学。求才何以问好学，因为人才由好学而来。

雍也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，孔子对之详细，此处对之简单，何为其然，不必考据。

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。子曰：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，有棺

而无棹。吾不徒行以为之棹。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。

颜渊死，其父颜路请求以孔子之车为之椁。椁是棺外的套棺。古注以为颜路请将孔子的车子出卖，以资买椁。也有注者认为不是卖车买椁，考据甚繁。

孔子未许可，并对颜路说明，人子虽有才与不才之异，但在其父各言其子则同，我子鲤死，有棺无椁，当时我未尝卖车为他作椁，因我有时要随大夫上朝，不可以步行。

孔子周游列国，回到鲁国，虽不作大夫，但国家有大事，仍然上朝，故谦言：“从大夫之后。”

颜路之请，或因礼制不合，所以孔子不许。其他原因，古注所说不一，存疑。

颜渊死，子曰：噫。天丧予。天丧予。

噫，伤痛之声。天丧予，即是天丧亡我。伤痛之极，所以连说两句。

孔子尝说，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又说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孔子来此世间，是由天命以自尧舜至周文的道统，教育人民。在其三千弟子中，颜子最能了解孔子之道，他听孔子与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他在孔子的心中，是道统的继承人，是圣教的辅佐者。颜子一死，孔子遽失辅佐，道统无人继承，天下苍生将如之何。因此，有天亡我的感受，所以发出如此悲痛的叹息。

颜渊死，子哭之恸。从者曰：子恸矣。曰：有恸乎。非夫人之为恸，而谁为。

颜渊死。孔子到颜家吊哭，哀伤过度。集解马融注：“恸，哀过也”。随行的诸弟子对孔子说：“夫子恸矣”。孔子恸而不自知，经弟子提醒，故先疑问：“有恸乎”。既而一想，确是过于哀伤，便说：“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？”“夫人”当“此人”讲，即指颜子而言，意思是，不为颜渊恸，当为谁恸呢？由前章“天丧予”，可以了解此章“哭之恸”的悲心。

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不可。门人厚葬之。子曰：回也，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，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

门人，是孔子的弟子，也就是颜子的师兄弟。他们要以厚礼葬颜子。孔子不许可，但未能阻止，因此感叹说：回，待我如父，而我不得待你如子，使你的丧葬不合礼，这不是我，而是由你的师兄弟所使然。

礼记檀弓上篇记载，子游问丧具，孔子答以“称家之有无”，家里富有，也不能逾礼厚葬，无财则不可以备礼。颜子家贫，又未出仕，厚葬便不合礼，孔子不许可，实为爱之以德，奈因颜子之父颜路作主，师徒虽如父子，毕竟不是父子，终于不能止其厚葬，所以自歉而又责备门人。

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曰：敢问死。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

子路问事鬼神。事是事奉。事鬼神即是祭祀鬼神。孔子答以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

意思是说，能事奉人，方能事奉鬼神。欲知所以事鬼，须先知道所以事人。

子路敢问死，是问死后的状况。孔子答以未知生，焉知死。意思是说，尚未知生，何能知死，欲知死后的状况，应当先知生前的状况。

生前死后以及鬼神等情形，孔子十分明白。程树德论语集释引康有为论语注：易曰，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故知鬼神之情状。又曰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。原始反终，通乎昼夜，言轮回也。死于此者，复生于彼。人死为鬼，复生为人，皆轮回为之。若能知生所自来，即知死所归去。若能尽人事，即能尽鬼事。孔子发轮回游变之理至精，语至元妙超脱。或言孔子不言死后者，大愚也。盖万千轮回，无时可免。以为人故只尽人事，既身超度，自证自悟，而后可从事魂灵。知生者能知生所自来，即已闻道不死，故朝闻道夕死可也。孔子之道，无不有死生鬼神，易理至详。而后人以佛言即避去，必大割孔地而后止。千古大愚，无有如此，今附正之。

程树德按语：鬼神死生之理，圣如孔子，宁有不知，此正所以告子路也。昔有举轮回之说问伊川者，伊川不答。所以不答者，以轮回为无耶，生死循环之理不可诬也。以为有耶，与平日辟佛言论相违也。此宋儒作伪之常态。至康氏乃发其覆，此如大地中突闻狮子吼，心为爽然，洵孔氏之功臣也。

闵子侍侧，阊阊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，子乐。曰：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

闵子骞等四人侍于孔子之侧。闵子方正，子路刚强，冉有、子贡和乐。孔子见四位弟子各自坦率的显露其性情，不禁欢乐。

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若字上的曰字，据皇疏本。此章最后何以有此一句，存疑。

子乐的乐字，郑康成注：“乐各尽其性。”刘宝楠正义说：凡人赋性刚柔不齐，惟各尽其性，斯有所成立，可同归于善也。

皇侃疏：“不得其死然，谓必不得寿终也，后果死卫乱也。袁氏曰：道直时邪，自然速祸也。”

宋蔡节论语集说，此“子乐”下，脱“子曰”二字。

清洪颐读书丛录：此句本别为一章，“曰”上脱“子”字，文选注引皆作“子曰”。

鲁人为长府。闵子骞曰：仍旧贯，如之何。何必改作。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

集解郑注：“长府，藏名，藏货财曰府。仍，因也。贯，事也。因旧事则可，何乃复更改作。”

鲁人为长府，是将长府改建。长府为鲁国财货武器聚藏之所，在鲁君宫内。为长府，不是单纯的改建房屋，而是别有企图。鲁人，古注不一，应指鲁君而言，但此文不言鲁君，而言鲁人，是学春秋笔法。

刘氏正义以为鲁人即是鲁昭公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，公伐季氏，当时孔子正居鲁国，则知鲁人为长府，正是昭公居之，因其毁坏，而欲有所改作，以为不虞之备。但季氏得民已久，非可以力相制，所以闵子骞言仍旧贯，意思是但仍旧事，略加缮治，何必改作，以此讽使昭公不要妄动。

刘氏此说较为可从，但鲁人也可以指昭公以后的鲁君。昭公伐季氏不成，反被逐往齐国，此后鲁国的三桓之家，目中愈无鲁君，愈使鲁君不能忍受，所以八佾篇里有哀公问社于宰我一章，此处为长府，指为他的计策，当然也说得通。但此时鲁君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三家的监视，若伐季氏，必蹈昭公的覆辙，所以闵子以“仍旧贯”之言，暗示其以维持现状为愈。由这一言，一则保住鲁君，一则使鲁国免于祸乱，所以孔子称赞他不言则已，言必正合时中。

子曰：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。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

瑟是一种乐器。瑟有易止而难进的意义。白虎通礼乐篇论五声八音说：“瑟者，嗇也、闲也，所以惩忿窒欲，正人之德也。”因此，弹瑟时，要心平气和，表现闲嗇之义。

集解马注：“子路鼓瑟，不合雅颂。”雅颂之音，令人心气和平。子路性情刚勇，弹瑟或许欠缺和平的意味。说苑修文篇、以及孔子家语，都说子路鼓瑟有北鄙杀伐之声。所以孔子说“在我门中的仲由，弹瑟为何弹出这样的音调。”门人不解孔子的语意，因此不敬子路，孔子再用比喻解释，仲由的造诣犹如已经升堂，尚未入室而已。

孔门弟子求学，譬如入门、上阶、登堂、入室，由浅入深、程度不等。入室，如颜子，固然最难，子路升堂又何尝易得。圣人教育，步步引进，子路虽已升堂，但尚未能入室，所以论其弹瑟，正是期其续求深入。

子贡问：师与商也孰贤。子曰：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曰：然则师愈与。子曰：过犹不及。

师是子张，商是子夏。孰贤，是谁比较高明。子贡想知道师、商二人谁优于谁，所以如此问孔子。孔子答复，子张过之，子夏不及。子贡再问：“然则师愈与。”愈字作胜字讲。孔子解释：“过犹不及。”犹字表示两者平等，譬如行路，以达目的地为恰到好处，不及或者超过，都是未达目的地，所以，无分轩轻。孔子讲中道，要在无过无不及。

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子曰：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。

季氏就是季康子。鲁国三家权臣，季氏的权力最大。他拥有最多的土地，比当时天子的宰卿周公还要富得多，但他仍感不足，要向民众加征赋税。孔子的弟子冉求作季氏家宰，替季氏聚敛，以增加其财富。礼记大学说：“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又说：“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”所以，聚敛之臣不是良臣。“子曰”以下两句，是孔子的评论语。聚敛之事本来出于季康子，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得很清楚，但孔子只责备自己的学生，所以向诸弟子说“冉求非吾徒也，你们可以鸣鼓而攻之。”这是声讨，鸣鼓即是击鼓。一鸣鼓，人皆知之。春秋笔法只责备贤者，孔子深责冉求，而不责季康子，是因为季康子不足以责备。

柴也愚，参也鲁，师也辟，由也喭。子曰：回也其庶乎，屡空。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

此记孔子简评六弟子的才性，“子曰”二字安置在中间，文法与上章相同。朱子集注将子曰以下另作一章，不如照旧。

柴也愚：弟子高柴，字子羔，少孔子三十岁。集解：“愚，愚直之愚。”愚直，呆板而已，人品却很好。朱子集注引孔子家语说明高子的为人：“足不履影，启蛰不杀，方长不折，执亲之丧，泣血三年，未尝见齿。”

参也鲁：集解：“孔曰：鲁，钝也，曾子性迟钝。”迟钝是不够敏捷，但曾子用功勤恒，如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以及笃学忠恕之道，终于弥补其缺点，获大成就。

师也辟：集解：“马曰：子张才过人，失在邪僻文过。”黄氏论语后案：“辟读若左传阙西辟之辟，偏也，以其志过高而流于一偏也。”（左传庄公二十一年，郑伯享王于阙西辟。孔疏引服虔云：西辟，西偏也。）竹氏会笺：“辟辟同，开张也，子张堂堂，盛自设施，务开阔而少翕聚。”辟不宜作邪僻解，说子张文过，也找不出根据。作偏，或作开张讲，皆通。

由也喭：集解：“郑曰，子路之行，失于喭”。邢疏：“字书，喭，失容也。言子路性行刚强，常喭失于礼容也”。（，博漫切，音半。喭，鱼变切。）

以上四子，各有一失，不得其中。

回也其庶乎，屡空：庶乎，是差不多的意思。屡空，集解有两说。一说颜子庶几圣道，虽数空匮，而乐在其中。一说屡犹每，空犹虚中，因为不虚心，则不能知道。两说应以后说为是，圣人体寂，其心常虚而无累，所以孔子空空如也，颜子未到圣人地位，所以其心屡空。如依前说，颜子屡贫，如箪瓢陋巷，固然合乎事实，但孔子空空，便须解释为经常贫穷，便与事实不合，故以后说为是，屡空是说颜子已近乎圣道。

赐不受命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：子贡不接受天命，即是不顺乎自然，而货殖营利，把心放

在财富上，以致不能空其心，但不为财富所迷，所以是亿则屡中。皇本亿作忆。皇疏说：“子贡虽不虚心如颜子，而忆度事理，必亦能屡中。”子贡有时研究大道，也能领悟，只不能继续而已。

子张问善人之道。子曰：不践迹，亦不入于室。

子张问善人之道。善人是乐于作善事的人，尚非圣人贤人，但学圣贤，须先学善。善人之道，道字重要，善人要学圣贤，其道如何。孔子答复，如不实践圣贤的足迹，虽学，亦不入于室，不能成为圣人。践迹，就是学习贤人与圣人的行为。

子曰：论笃是与。君子者乎。色庄者乎。

古注以此与前文合为一章，集解何晏注：“论笃者，谓口无择言。君子者，谓身无鄙行也。色庄者，不恶而严，以远小人者也。言此三者，皆可以为善人也。”皇疏：“此亦答善人之道也，当是异时之问，故更称子曰。俱是答善，故共在一章也。”朱子集注因为另有子曰二字，所以别作一章解释。陈天祥四书辨疑以为文未详，不敢妄说。

子路问：闻斯行诸。子曰：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。冉有问：闻斯行诸。子曰：闻斯行之。公西华曰：由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有父兄在。求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闻斯行之。赤也惑，敢问。子曰：求也退，故进之。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

“闻斯行诸”，即是“闻斯行之乎”。“诸”是合音字，用在句末，就是“之乎”二字或“之欤”二字的合音。“之”字就是所闻的那件事情。

子路问：“听了这事就去做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有父兄在，你怎么可以听了就做呢？”

冉有也这样问孔子，但孔子答复，却是听了就做，不必请示父兄。

仲由、冉求二人问题相同，孔子答案不同，公西华因此发生疑惑，所以他说：“赤也惑，敢问其中的道理。”孔子答复公西赤，冉求性退，所以引进他。仲由办事，一办就兼办二人分，所以抑退他。

退则进之，进则退之，便是因材施教。

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吾以女为死矣。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。

子畏于匡的畏字，不作畏惧解，可作被围解，其事实参见于罕篇“子畏于匡”章。

孔子在匡，被匡人围困，后虽脱险，却与弟子失散，颜渊落在后面，最后才赶上来，孔子一见便说：“我以为你死了。”颜渊说：“老师在，弟子怎敢死。”

孔子知道颜子不会死，“吾以汝为死矣”是一时欢喜的反义语。颜子说“子在”，也是知道孔子不会死，所以说“回何敢死”。孔、颜师弟相知之深，由此可以想见。

季子然问：仲由、冉求，可谓大臣与。子曰：吾以子为异之问，曾由与求之问。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由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曰：然则从之者与。子曰：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

季子然，古注多以为季氏子弟。仲由、冉求，这时皆作季氏家臣。

季子然问孔子，仲由、冉求，可以说是大臣吗？孔子先不答可不可，但说：“我以为你来问特别的事，乃问由、求二人而已。”继则解释：“所谓大臣，就是用道来事君，如果道行不通，只好辞职。”

道就是治国之道，也就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一贯所行的仁政。

解释怎样才算是大臣以后，便说由、求二人可谓具臣。

孔注：“具臣，言备臣数而已。”

孔子已经答得恰到好处，而且句句是实话，但季子然意犹未尽，再问：“然而他们一切都要顺从吗？”

具臣也不好做，应该服从，把事情办好。但在季氏家里，事事服从，便有难题，季氏在鲁国三家权臣中权力最大，上欺君，下欺民，大有阴谋篡位之嫌。孔子不答从或不从，但讲何事能从，何事不能从，所以说：“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”意思是说，一切事可以顺从，但如季氏弑鲁君，由、求绝不顺从。

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。子曰：贼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。子曰：是故恶夫佞者。

子路派子羔做费宰。费是鲁国的费邑，当时属季氏所有。宰是邑宰，如后世的县长。

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，子羔学问尚未成熟，派他去做费宰，无异是害他，所以说：“贼夫人之子”。贼是害。人之子，指子羔而言。

鲁国当时，有不少做官的人并无很好的学问，因此，子路认为，费邑有民人，有社稷，使子羔做费宰，在治民与事社稷这些事上，即是学习，何必要读书后才算是学呢？

从事政治，必须有足够的学术，始能办理有利于民的事情，假使学问不足，就去做官，虽说边做边学，实际是拿人民作试验品，一定有害于民。子羔如做费宰，虽不致于害民，但自己会受害。然而子路竟从反面说得很有道理。孔子因而责备子路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恶是厌恶。佞是佞口，能敏捷的将无理说为有理。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

子曰：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居则曰：不吾知也。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。

子路率尔而对曰：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。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夫子哂之。求，尔何如。对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。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赤，尔何如。对曰：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点，尔何如。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。对曰：异乎三子者之撰。子曰：何伤乎，亦各言其志也。曰：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夫子喟然叹曰：吾与点也。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。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：夫子何哂由也。曰：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唯，求则非邦也与。安见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。唯，赤则非邦也与。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。赤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。

此章记孔子隐居在家，与弟子闲谈其志。章分三段。

第一段分二节。第一节记与闲谈的四弟子之名。其中曾皙，不必指为他人，就是曾子的父亲。

第二节，孔子提示弟子各言其志。“以吾”的“以”字当因字讲。“毋吾以也”的“毋”字与“无”字通用，“以”字当用字讲。这一节，大意是说，因我年纪比你们长一些，我已无用了，但你们年纪还轻，现在闲居时，常说“无人知我”，但或有人知道你们，那你们“则何以哉”，将如何办事呢？

以下第二段，分四节，四弟子各言其志，子路直率，冉有谦退，公西华温恭，曾皙简约。

第一节，子路率尔而对，皇疏本率作卒，读促音，仓卒的意思，与孟子梁惠王篇“卒然问曰”义同。这一节，大意是说，子路一听，就卒然而对曰，一个千辆兵车的大国，挟在两大国之间，两大国“以师旅”来加害，又因兵灾而致年岁饥荒。由我仲由来治理，“比及三年”，比作“案验”讲，案验三年治理的成绩，可使军民有作战的勇气，而且知道义方。也就是知礼义之道。

子路说罢，孔子哂之。哂是笑，含有训诫的意思。孔子这样一笑，冉有等就不敢说了，于是孔子指名征问。

第二节，孔子先呼冉有之名问：“求，尔何如？”冉有对曰：“六七十方里，或五六十方里，我若去治理，到三年比考成绩时，可使民众富足。至于礼乐，则留待后来的君子。”

冉有说的话，有谦退，有不谦退。不谦退的是“可使足民”，谦退的是“如五六十”，“如其礼乐，则俟君子”。孔子听了，未置可否。

第三节，孔子再指公西华的名字问：“赤，尔何如？”公西华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祭祀之事，两君会同之事，愿穿礼服，戴礼帽，作一个小宾相”。郑注：“宗庙之事，谓

祭祀。”胡绍勋四书拾义以为此处不得指祭祀，宜主朝聘而言。可备一说。会同有大小，例如齐桓公会众诸侯，是大会同，如两国诸侯相会，则是小会同。端，代表礼服。章甫，代表礼帽。公西华愿作小会同之相，言辞温恭。

第四节，曾皙另在一旁鼓瑟，所以孔子先问前三人，然后问曾皙。

“点，尔何如？”曾皙名点，古注有二曾点，另一曾点是狂士，不是孔子的弟子。“鼓瑟希”，曾皙原在弹瑟，听见孔子与子路等三人谈话时，便暂停止，此时孔子叫他，他就铿锵一声将瑟放下，起身对孔子说，他没有三位师兄弟的才具。所以记者形容为“铿尔，舍瑟而作，对曰，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作，起也。就是起身。撰，经典释文作具字解，郑本作撰，说文撰具也。说无三子的才具，语气持平。

“何伤乎”，是“何妨”的意思。曾皙说了“异乎三子者之撰”后，就停顿了，所以孔子说，不妨各言其志。

曾皙于是简约的说出自己的志趣。“莫春”即“暮春”，是春季最后的一个月。这时换穿新制的春服，带领“冠者”，即是成年者，约有五六人，以及未成年的童子，约为六七人，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。沂是沂水，出于鲁城东南方的尼丘山，流经鲁城南。浴，不一定是洗澡，可以引申作其他解释，例如礼记儒行篇说“儒有澡身而浴德”，浴德即是引申义。舞雩，是求雨的祭坛，祭时有乐舞，雩，是吁嗟求雨之声，所以叫作舞雩。此处是古迹，又是风景区。曾皙志在领一群青少年学生，在沂水雩坛各处游览，兴尽，歌咏而归。这就是隐居教书的志趣。所以孔子感叹说：“吾与点也”。与，是赞同的意思。

以下第三段，结束语。

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三子者出，曾皙在三子出去后，问孔子，三子之言何如。孔子说，他们三人各言其志而已。曾皙又问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

”孔子解答，治国要以礼，由的言语不谦让，是故晒之。

以下“唯求”“唯赤”两番问答，皇疏邢疏都说是孔子自问自答，朱子集注以为曾皙问，孔子答。

孔子言语非常简要，上节“其言不让”已经答得很完全，不需一再引证求赤二子来反复解释，因此，唯求唯赤两问答，以曾皙问孔子答为宜，但集注以及从集注的徐英论语会笺，都未能圆说。

“唯，求则非邦也与？”唯，是唯诺，这一字作一句。曾皙在听悉孔子何以晒由之后，以唯诺表示了解，随即又问“求则非邦也与？”再求不是治国吗？孔子又答，谁说方六七十里，或五六十里的土地，不是国家呢？曾皙听了，再应以唯诺，然后再问“赤也则非邦也与？”孔子再解答，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，赤既说愿作小相，然而除公西赤以外，谁能为大相呢？

在孔子当时，天下无道已久，孔子周游列国，无一处能行其道，所以回到鲁国以后，就在家隐居以求其志，一面教学，一面删定诗书，作春秋。他曾与颜子说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。”能行能藏，是孔子提示弟子各言其志的用意。所以既“与点”，也不否定三子谈政治抱负。晒由，只是晒子路“其言不让”而已。周易系辞传“显诸仁，藏诸用”，“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”，可以参研。

颜渊第十二

颜渊问仁。子曰：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颜渊曰：请问其目。子曰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颜渊曰：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

“克己复礼”有两种读法，俞曲园群经平议主张如孔注“身能反礼”，克字当能字讲，一读，己是己身，“己复礼”三字连文。今仍照普通读法，四字连续。克己就是克制自己，依马融“约身”讲，就是约束自己。复礼的复字，或作反字讲，或作归字讲，皆是相合的意思。凡事能约束自己，不责备人，便能合礼。约束自己，就是礼让他人，宽恕他人，如此即得礼之根本，所以就是仁。这是孔子引用成语答颜子之问。如左传昭公十二年：“仲尼曰，古也有志，克己复礼，仁也。”

“一日克己复礼”四句，是孔子就此成语加以解释。马融注：“一日犹见归，况终身乎。”皇侃疏：“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复礼，则天下之民咸归于仁君。”例如周文王在为西伯时，虞、芮二君争田，相与朝周，请其评理，待入其境，所见朝野人士无不相让，二人自惭而返，天下闻而归周者四十余国。克己复礼的功效由此可见一斑。这是就人君而言，若论普通人，如能克己复礼，也是无往而不为仁者，足以感化人群。“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”，是说行仁全在自己，不在他人。礼记中庸说：“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见乎。诗云：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”屋漏是室内西北隅，安藏神主之处，无人可见，在无人之处尚且不愧，何况在有人之处。所以如此，就因为行仁全由自己，而不由人。

以上是总纲，颜子一听就能领会，于是再问克己复礼的条目。孔子答以非礼勿视四句。不合礼的现象不要看，不合礼的声音不要听，不合礼的言辞不要说，第四句凡遇一切不合礼的事情皆不要动。勿动的“动”字，古人解释不一。如果解释为动容貌，或者是行动，皆不妥当。眼视耳听，皆由于身，言出于口，动则应该属于心意。心为身口之主，既能不动心，则身口自然也能不为所动，所以“勿动”应指不动心而言。

最后，“颜渊曰”以下两句，是结语。请事斯语，意思是遵照孔子的话去奉行。

仲弓问仁。子曰：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仲弓曰：雍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

大宾，大祭，大意是说，出门与人相晤，犹如接见大宾，使用民力犹如承奉大祭。见大宾必须敬，承大祭必须诚，诚与敬即可为仁。阮元《揅经室集说》：“此章大宾大祭专指天子而言。”皇疏引范宁说：“大宾，君臣嘉会也。大祭，国祭也。”
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施字当加字讲，凡是自己不愿接受的事情，不要加于他人之身。举此一条，可以类推一切。这是恕道，能行恕道，即可为仁。

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，就是无论在那里做事都不使人抱怨。如果不仁，便办不到。

左传僖公三十三年，晋、白季说：“臣闻之，出门如宾，承事如祭，仁之则也”。管子小问篇引语说：“非其所欲，勿施于人，仁也”。由此可知，孔子所说“出门如见大宾”两句是引用古时成语，“己所不欲”两句也是引用成语，至于“在邦无怨”两句是否古语，则不得而知。但就前二条而论，可见孔子说话犹以古训为依据，何况普通学者，言论怎能不谨慎。

司马牛问仁。子曰：仁者，其言也讷。曰：其言也讷，斯谓之仁已乎。子曰：为之难，言之得无讷乎。

司马牛，宋国人，是孔子的弟子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名耕，字子牛。宋司马桓魋是他的哥哥。桓魋有意谋害宋景公，子牛深恐其谋反成功，便是弑君篡位，天下人皆得诛之，谋反失败，也必然召来灭族之祸，忧国忧兄，陷于两难之境。因而忧心忡忡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但又不能明说，乃至鲁国，向孔子问仁。孔子知其问意，便答复：“仁者其言也讷。”讷是难于说出的意思。

子牛再问，有话难于说出，就是仁吗？孔子解释，“为之难”，办这件事很难，“言之得无讷乎”，说这件事岂能不难。此话意在言外。一个人遇到为难的事情，说给人听，无非是求人代办，或求人代出主意，但如他人无力代办，也不能代出主意，如说出来，便是令人为难，甚至惹出更多的麻烦。基于这样的顾虑，所以，为难之事，不轻易说，这就是仁。

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：君子不忧不惧。曰：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已乎。子曰：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。

此章与前章有关系。前章问仁，此章问君子。

司马牛问君子，是想解除隐在心中的忧惧，所以孔子答复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不忧不惧，即是“君子坦荡荡”的意思。

司马牛未尽明白，所以再问。孔子再为解释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”内省是省察自己。一个人自省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情，一切无负于人，自心没有愧疚，何有忧惧，这就是君子。

桓魋谋反，必然不听司马牛的谏止，以致司马牛在无可奈何中陷于两难之境，既不能阻止其兄弑君篡位，又不能大义灭亲，所以忧惧不释。在孔子看来，这个难题确是不好解决，但忧惧无济于事，反而有害于己，所以教他不忧不惧，而不忧不惧来自内省不疚，只要司马牛不参与桓魋弑君之谋，也不到宋君那里告发，内省对于他的哥哥以及宋君，皆无愧疚，不失为两全的办法。参前章问仁，这样作法，就可算是仁者。

司马牛忧曰：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。子夏曰：商闻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。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。

司马牛以无兄弟而忧，据郑康成注，牛兄桓魋行恶，死亡无日，所以说独无兄弟。

牛的家族在宋国，有封地，其兄桓魋很得宋景公的宠遇，然而桓魋不但不图报恩，反而恃宠谋害景公，魋的其他弟弟，如子颀、子车，都帮助谋反。后来叛乱失败，桓魋逃到卫国，转奔齐国。司马牛虽未与谋，但因兄弟们犯了灭族之罪，也不得不逃亡。他逃到齐、吴等国，最后死在鲁国的郭门外。此事在左传哀公十四年，有详细记载。

司马牛与子夏这一次谈话，古注或说在桓魋作乱之前，或说在乱后逃出时，今据子夏对其劝解的语气研判，当在事变之前。

司马牛向子夏倾诉，别人的兄弟都好，只有他的兄弟不好，所以说“我独亡”。子夏便以所闻的哲言为司马牛解忧。大意是提示他，桓魋的事情，不必忧愁，因为死生有命。至于他自己，如不回宋国，也不必忧虑衣食问题，因为富贵在天。虽然命与天似非人力所能改，但如君子心存敬慎而无过失，与人相处恭而有礼，则死生富贵也可以转变，所以四海之内，到处有亲如兄弟之人。子夏说罢所闻之言，最后结一句，君子不患没有兄弟，以解其忧。子夏只能拿这些话供司马牛参考，司马牛回宋与否，则由他自己决定。

子张问明。子曰：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谓明也已矣。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矣。

子张问明。孔子说，不听谮愬，可谓明，可谓远。

愬是诉的同义字，谮也是诉。谮与愬都有谗言的意思。谮，犹如浸润。愬，犹如肤受。

郑注：“谮人之言，如水之浸润，渐以成之。”

马注：“肤受之愬，皮肤外语，非其内实。”

皇疏：“愬者、相诉讼谗也。拙相诉者，亦易觉也。若巧相诉害者，亦日日积渐稍进，为如人皮肤之受尘垢，当时不觉，久久方睹不净。故谓能诉害人者，为肤受之诉也。”

郑注的意思，谮言如水，渐渐滋润，令人接受而不自知。马注肤受，谓愬者言语不实。皇疏谓肤受犹如皮肤之受尘垢，当时不觉，久之始见。

如果有人一遇谮愬，即能觉知，使谮愬行不通，这人就是明白人，而且有远见。

子贡问政。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贡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。曰：去兵。子贡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。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

子贡问政治。孔子答复，粮食要充足，兵力要充足，要取信于民。

兵字原指武器而言，后来持用武器的人也叫作兵，此处所说的兵字含有国防的意思。

足食、足兵、民信，这三者不可或缺。子贡问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三者必须减去其一，何者可以先去。孔子说，去兵。又问，必不得已，再减去其一，何者可以先去。孔子认为，只有去食，不能去民信。去食或有饿死之虞，然而自古皆有死，不足为患，只要人民信赖政府，虽无足食，仍可与国家共患难。若去民信，纵无外患，也有内乱，则国家不能安立，所以说民无信不立。

棘子成曰：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。子贡曰：惜乎，夫子之说君子也，驷不及舌。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，虎豹之鞞，犹犬羊之鞞。

棘子成说，君子有质即可，何必要文。

质是实质，文是文华。譬如说，某人直爽。这是就质而言。又如说，某人有礼节。这是就文而言。

棘子成是卫国的大夫，他与孔子的学术思想不同。孔子把文与质配合起来，所谓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。棘子成也知孔子的学术，但思想各异，所以有以上的议论。

子贡一听棘子成的议论，便说：可惜，夫子把君子说成这个样子，此话既说出口，四匹马车也追不回来。

“夫子”即指棘子成，因为他是大夫，所以子贡称他为夫子。

“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”，这两句是子贡针对棘子成的“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”而发。

“虎豹之，犹犬羊之”，是鞞字的省文。集解孔安国注：“皮去毛曰鞞，虎豹与犬羊别者，正以毛文异耳，今使文质同者，何以别虎豹与犬羊耶。”

子贡“文犹质也”四句话，大意是对棘子成说，文质不能偏废，若如你所主张，用质不用文，必致文犹质，质犹文，令人无法辨别君子与普通人，喻如虎豹犬羊之皮皆去其毛文，令人无法辨别虎豹之皮与犬羊之皮。

哀公问于有若曰：年饥、用不足，如之何。有若对曰：盍彻乎。曰：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对曰：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。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。

年饥就是谷物收成不好。鲁哀公因为年成不好，费用不足，便问有若，应该怎么办。有若说，何不用彻呢？

郑康成解释，彻是周朝的税法，规定农民缴十分之一的税，这也是天下的通法。皇疏引孟子滕文公篇，说夏朝用贡法，殷朝用助法，周朝用彻法。其实都是十分之一的税法。鲁国自宣公十五年改变税制，征税十分之二，此制直到哀公未曾再改。现在有若建议哀公恢复彻法，所以哀公说：“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意思是征十分之二的税犹感费用不足，何能恢复十分之一的税制。

改变税法，税收反而减少，有若何尝不知，但是鲁君税收大部分皆由季氏等三家大夫中饱，这种积弊不除，纵然向农民征收更多的税，哀公收入增加不多，还是不够用，徒使民众更加贫困而已。与其两无实益，不如减税，以苏民困。所以有若说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，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皇疏引江熙说：“为家者，与一家俱足，乃可谓足，岂可足一己而谓之足也。”有若的见解，只要民足，君就不会不足，如果民不足，君何能求其自足。

姚氏鼐惜抱轩经说：“与、犹谓也，周人语多如此。有若言百姓足，即当谓之君足，君用小乏，亦不害其可谓足也。”

子张问崇德辨惑。子曰：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“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”。

刘氏正义引吴氏嘉宾说，崇德辨惑是古时成语。

崇字当高字讲，崇德就是崇高其德行，辨惑是辨别疑惑。

子张问这两条，孔子分别答复。

先说崇德，一以忠信为主，忠是忠实，信是不欺骗人，一须讲求徙义，徙是迁徙，义当宜字讲，例如所办的事情不合理，便是不义，马上改过来，照合理的办，便是徙义。

再说辨惑，惑起于人心之迷，难以解释，孔子便以事例说明，例如喜爱一个人时，即欲其生，后来对他厌恶时，即欲其死。对于一个人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这种但凭爱恶而无一定的主意，便是惑。

以下再补充两句话：“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。”这是诗经小雅我行其野篇中的两句诗，集解郑康成注：“只，适也。言此行诚不可以致富，适足以为异耳。取此诗之异义以非之。”朱子集注引程子说，以这两句为错简。“是惑也”下加这两句，是有难讲处。不讲，存疑。

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公曰：善哉。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。

齐桓公以管仲为相，齐景公以晏子为相，管、晏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景公此时，齐国政治不安定，所以景公问政于孔子。

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，这是孔子为景公讲明人伦常道，以此为治国的根本。君君，臣臣，就是君要行君道，臣要行臣道；父父，子子，也是要各行其道。如此便能使个人以至国家，一切都上轨道，政治自然安定。

景公一听，便称“善哉”，接之再以反义语强调伦常的重要性。“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”，意为如果君臣父子不能各行其道，例如君不仁，臣不忠，父不慈，子不孝，则国家必然大乱，虽有很多粮食，但在乱世，生命不保，还能安然享受吗？所以说：“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。”诸字是“之乎”二字的合音字。

古注，陈氏灭齐，在景公时已见其兆，所以孔子示以根本之图。后世治国平天下的人果能力行孔子的人伦之教，自然绝其祸乱之源。

子曰：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。

子路无宿诺。

狱是诉讼，审理讼案，先要听原告及被告两造言辞，然后判决。

古注将片言解释为偏言，或半言，大致有两种讲法，一为子路在审理讼案时，偏信一方面言辞，即可断狱。一为子路是讼案两造之一，因为他平日言辞信实，听讼者听子路一面之辞，不待对验，即可判明案情。

不论古今，审理诉讼案件，都不可以只听单面之辞，这里的“片言”应指为判决的言辞，听讼者在问过两造案情之后，以三言两语批示判决，两造都能心服。像这种明快的决断，孔子以为，大概只有仲由始能如此。

子路为人忠信刚直，刚则明，明则断，所以孔子赞许他片言可以折狱。

子路无宿诺一句，与前段是否为一章，颇有问题。前段称子路名，此句称子路号，应该另为一章。但与前段意思有相关之处。宿诺，集解当预诺讲。无宿诺，即是不事先答应。显示子路既然答应，必不失信。记论语的人以此为子路有忠信服人之德，特别附记在此，为片言折狱作一解。

子曰：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，使无讼乎。

孔子听讼，与别人无异，即听取双方所讼之辞，判定谁曲谁直，但不同的是使人无讼。

使人无讼，即是以德化人，如为政篇说：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。”

周文王为西伯时，有虞、芮二君争田，相约到周家，请其评理。但入其境，以至入其朝，所见农人、行人、士大夫，无不相让。二君自惭而退，把所争之田让为闲田。这是以德化人使

其无讼的史证。

子张问政。子曰：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

倦是懈怠，或疲倦。倦的古体字是券。居字，古注有居家、居官、居心三种讲法，都讲得通。家有家政，居家以孝友治家，不能懈怠。居在官位，所得的俸禄，都是由人民纳税而来，更不可懈怠。就居心而言，无论治家治国，心都要公正而无倦。

居家居官，都要办事。办事就是行。无论办任何事，自始至终，都要把心放在当中，不能偏私。这就是忠。

子曰：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

雍也篇有此一章。

集解，郑康成注：弗畔，不违道。

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。

古注引春秋谷梁隐公元年传：“春秋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”

君子助人成就善事，不助人成就恶事。小人与君子相反，见人作善事，便妒嫉，见人作恶事，便赞成。小人行为乃天理所不容。

刘氏正义引大戴礼曾子立事篇说：“君子己善，亦乐人之善也，己能，亦乐人之能也。君子不说人之过，成人之美，存往者，在来者，朝有过夕改则与之，夕有过朝改则与之。”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政者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。

季康子是鲁国三家大夫之一，把持政治，又治不好，因此问孔子，怎样把政治办好。

“政者正也”，孔子把政字的意义解释为正。正是公正无私。办政治就要守住这个正字。这一句足以解答季康子的问题。但恐季康子尚不了解，故又解释：“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”。子，称呼季康子。帅，是表率。意思是说，你是鲁国的上卿，只要你自己行得正，处处以身作则，谁敢不正。

政者正也，虽对季康子说，但后世为政者，皆当奉为至理名言。

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

季康子以盗为患，请教于孔子。

说文盗字从皿，会意。就是涎字，有垂涎欲滴的欲字之义。所以说文解释，欲皿为盗。

孔子以为，人有欲心，即有盗心，有盗心就会作盗贼，所以答复季康子：“苟子之不欲”，假使你自己不贪欲，“虽赏之不窃”，虽然你奖赏人为盗，而人也不去盗窃。

上行下效，居在上位的人不欲，则在其下的人便会以欲为耻，所以纵然有赏也不愿作盗贼。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如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。孔子对曰：子为政，焉用杀。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风，必偃。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：“如果杀无道，以成就有道，何如？”无道，指的是恶人，有道，指的是善人。

孔子主张以道德感化人民，不主张用杀人的刑政来治民，所以答复季康子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。”子是称呼季康子，焉字当何字讲。因为杀人，虽是杀恶人，也不是好办法，未必有好效果。如果想使民众向善，那就必须从季康子自身开始，所以说：“子欲善而民善矣”。欲是贪欲，果然康子像要满足贪欲那样要求自己为善，而人民自然就善了。

孔子说了理论之后，再说比喻。在上的君子，办事有成就，叫做德，君子之德如风。在下的小人，办事有成就，也叫做德，但小人之德如草。“草上之风必偃”，孔注，上字当加字讲，偃字当仆字讲，草加之以风，必然仆倒。例如风自东边吹来，草必向西倒，风自西边吹来，草必向东倒。此即比喻在上位的人必能感化一般人民。

子张问：士，何如斯可谓之达矣。子曰：何哉，尔所谓达者。子张对曰：在邦必

闻，在家必闻。子曰：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，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

子张问：“士要怎样才叫作达？”士，是读书人。

“子曰：何哉，尔所谓达者。”孔子先反问子张说：“你所说的达，是何解释。”

子张回答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这是子张所解的达，即在邦国做事，一国之人必闻其名，在大夫之家做事，大夫全家之人必闻其名。郑康成注：“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誉。”

孔子说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。”达与闻不同，孔子先指出子张所解的不是达，那只是闻。继则说明何谓达，何谓闻。

“夫达也者”，达是通达，一个人要是通达的话，他的本质必然正直，而且好行义事，所以说：“质直而好义。”这是达的基本条件，如果没有直心，又不好义，如何通达。此外，又要有“察言而观色”的知人之明。察言是能察人言语而知人心意，观色是能观人颜色而知人之七情。这是了解他人心理的能力。一个自心通达的人必能通达他人之心。自知而又知人之后，即须“虑以下人”。虑，马融注为志虑：“常有谦退之志，察言语，观颜色，知其所欲，其志虑常欲以下人”。俞曲园群经平议考据，虑是无虑的简省词，无虑与大氏同义，大氏犹如大凡的意思，就是凡事都愿居于人下之义。马、俞二氏之释可以并存。人人都有傲慢心，都想居于人上，果能居于人下，就是谦让而不傲慢，然后无往而不通达。所以结语：“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”。周易谦卦六爻皆吉，其故在此。

“夫闻也者”，闻是名闻，有道之人藏名或逃名，小人则争名或沽名。孔子解释达以后，再解释闻。“色取仁”，外表采取仁，即是装作仁人的样子。“而行违”，然而行为不是仁人，恰与伪装的表面相反。“居之不疑”，处在伪装仁者的地位而不疑惑，自以为就是仁者，与人争名夺利，还自以为是，于是求名沽名，到处都有名闻。所以结语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一个读书人不知不觉落到这个地步，太可悲了。

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。曰：敢问崇德，修慝，辨惑。子曰：善哉问。先事后得，

非崇德与。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慝与。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亲，非惑与。

舞雩，是鲁国雩祭之处，其地有雩坛，有树木，在曲阜城外一里许，为一风景区，孔子常带弟子们到此游览。

樊迟从孔子游于舞雩之下，虽是游览，仍不忘求学，乃问孔子“崇德、修慝、辨惑”是何意思。

崇德等六个字是古语，刘氏正义以为求雨之辞，德慝惑三字合韵。

孔子称赞樊迟问三件事，故曰：“善哉问”，以下即分别解答。

“先事后得，非崇德与”，先作事，后始想到所得的报酬，这不就是崇德吗。崇德，就是增进自己的德行。

“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慝与？”皇本无作毋。攻，改正。其，指自己。自己有恶，立即改正。如曾子：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即是攻其恶。一个认真改恶的人，但见自己之恶太多，自攻之不暇，那有时间攻人，所以说“无攻人之恶”。能如此，便是修慝。慝字从匿从心，修慝是修去心中之恶。

“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及其亲，非惑与？”惑的种类太多，忿是其中之一。一时忿起，不能自制，忘其自身，及其父母，这就是惑。辨惑，即在忿初起时，考虑后患，而不冲动，免为自身及父母召来灾祸，所以皇疏引季氏篇君子有九思“忿思难”解释此义。

樊迟问仁。子曰：爱人。问知。子曰：知人。樊迟未达。子曰：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迟退。见子夏曰：乡也，吾见于夫子而问知。子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”何谓也？子夏曰：富哉言乎。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

此章记樊迟问仁问智。仁与智的意义都不简单。诸弟子问仁，孔子解答并不相同，但归结到本义则是一致。此处将仁解为爱人，樊迟听明白之后，继则问知。知就是智。孔子解为知人。智者必有知人之明。樊迟未了解。孔子再解释：“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”

直是正直的人，枉是不正直的人，错，当置字讲。此意是说，把直者选举出来，安置在枉者之上，就能使枉者学为直者。然而，谁是直者，谁是枉者，樊迟尚不了然，但又不好意思再问孔子，于是退出，见到了子夏，就把刚才孔子所说的：“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”两句话问子夏，是何意义。“乡也”的乡字，假借为向字，古读响音，今亦读向音，说文：“向，不久也。”

子夏一听，就赞美这两句话富有含义，故说：“富哉言乎。”然后便举例说明。舜有天下时，在众人之中选举皋陶为士，不仁之人由此远矣。汤有天下时，在众人之中选举伊尹为相，不仁之人由此远矣。

皇疏引蔡谟注：“不仁之人感化迁善，去邪枉，正直是与，故谓远也。”皇疏案：“远是远恶行，更改为善行也。”

刘氏正义引宋翔凤论语发微，大意是说，孔子之意，必须尧、舜、禹、汤之为君，而后能尽用人之道，故言选举之事。当春秋时，由于卿大夫世袭，举直错枉之法不行，有国者宜以不知人为患，故子夏述舜举皋陶、汤举伊尹，皆不用世袭，而用选贤，以明***。

子贡问友。子曰：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毋自辱焉。

皇本善道之作善导之，不可则止作否则止，毋自辱焉作无自辱焉。

据集解包注，忠告，是以是非观念劝告朋友。善道，是以善道引导朋友。如果朋友不听从，则停止劝导，否则或致朋友疏远，这就是辱。

朋友地位平等，只能说以善道引导朋友，不能说以善道教导朋友，教导便不免自辱。

曾子曰：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

文，古注以为指诗书礼乐而言。君子以诗书礼乐之文结交朋友，以朋友辅助为仁，可谓得其交友之道。

子路第十三

子路问政。子曰：先之劳之。请益。曰：无倦。

子路问为政之道。孔子答以“先之劳之”。先之，为政者自己先行，以身作则。劳之，教民勤劳。禹王治水，跋山、涉水、泥行，艰苦备尝，即是以身作则。有道的人办政治，必定教民勤劳。礼记礼运篇说：“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。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”即是勤劳的理论依据。

子路请益，孔子答以“无倦”。请益，即是请孔子加以说明。颜渊篇颜子请问其目，也是请益的意思。无倦，即是先之劳之，永不懈怠。

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。曰：焉知贤才而举之。曰：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。

仲弓为季氏的邑宰，因此请问为政之道。孔子答复仲弓：“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”

有司是邑宰之下各司其事的群属。办政治，必须先分配有司的职务，使其职掌分明，办事有序。赦小过，人民有小过失，可以饶恕。诸注以赦小过为赦有司的小过，恐非经义。贤才是有德有能的人，要特别举用他，始能将政治办得好。

仲弓又问：“焉知贤才而举之？”问意是如何知道贤才。孔子说，举你所知。你所不知，但有他人知道，“人其舍诸”，他人岂舍之乎。意思是他人会推荐给你。

为政在人，所以仲弓问政的意义归结在举贤才。

子路曰：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。子曰：必也正名乎。子路曰：有是哉。子之迂也。奚其正。子曰：野哉。由也。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。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。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。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

卫君是指卫灵公的孙子出公辄。辄的父亲蒯聩是灵公的太子，因罪逃往国外，灵公卒，由辄继为卫君。后来蒯聩回国，取得君位，辄则出奔，因此称为出公辄。

据左传记载，蒯聩在鲁定公十四年、因耻其母南子淫乱，涉嫌想杀南子，奔往宋国。鲁哀公二年春，卫灵公有意立公子郢为太子，郢辞之。同年夏，灵公卒，南子命公子郢继位，郢再坚辞，遂立蒯聩之子辄为卫君。是年六月，晋国的赵鞅助聩返卫国戚邑。鲁哀公三年春，卫石曼姑等帅师围戚。历史家称他们父子争国。其实是否出于父子本意还是疑问。此后蒯聩一直居在戚邑。至鲁哀公十五年冬，聩与浑良夫等潜入卫家，挟持孔悝，强迫与之结盟，聩遂立为庄公。明年春，辄出奔。

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，孔子于鲁哀公六年自楚返卫，时在卫君出公辄四年。当时孔子弟子高柴、子路等皆仕于卫。世家在孔子返卫的第二年记载：“卫君欲得孔子为政”，下文即举“子路曰，卫君待子而为政”这一章。

子路问孔子，卫君辄待夫子去辅助他治国，不知夫子将以何事为先。

孔子答以“必也正名乎”，未表示其他的意见。

正名的意思，马融以为“正百事之名”，郑康成以为“正书字”，史记以及宋儒以来的学者，大都主张正聩、辄父子之名分。但如解释正父子之名，则聩为父，应该继位为君，辄为子，应该退让。然而辄虽为子，事实上继位已久，何况灵公在世时已不视聩为太子，而有意立辄。诸注对此问题之解决，虽然所论都持之有故，但是否合乎孔子的意思，颇值得怀疑。

子路不以正名为是，所以说：“有是哉”，接之便指孔子的话为迂阔。他的意思是卫君辄在位已久，继续作君即可，“奚其正”，何必正名。

孔子纠正子路说：“野哉由也”，野字不能解释为鄙俗，应依孔安国注：“犹不达也”，

不达就是对某事不明白，所以下句便说：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，便须“盖阙”不说。

下面是孔子为子路解释必须正名的道理：

名不正，名与事实不相符，则言语错误，不能顺理成章。言不顺，则办事不能成功。办普通事犹不成功，何况推行礼乐教化之事。治国必须以礼乐来教化。普通事办不成，一切杂乱无章，则礼乐更不能兴起。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，即是刑罚用之不当。刑罚不中，则人民感觉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这就天下大乱了。

最后是结语：所以，君子用一个名词，必使恰如事实，能以顺理的说得出来。能顺理的说得出来，必能行得通。君子说话不能随便。

樊迟请学稼。子曰：吾不如老农。请学为圃。曰：吾不如老圃。樊迟出。子曰：小人哉。樊须也。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。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。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，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。

稼是种五谷。圃是种菜蔬。

樊迟请学稼，又请学为圃，孔子不答复，只说“吾不如老农”，“吾不如老圃”而已。

待樊迟出去后，孔子为其余的弟子说明不用学稼的道理。

“小人哉，樊须也”，这里的小人，不是褒贬之辞，是指种五谷、治园圃种菜蔬而言，这些都是小人之事。所以小人是老农老圃的称谓。

在孔子时，政治不好，礼乐行不通，樊迟请学稼圃，意思是在讽劝孔子教民稼穡，这样对于民生也有益处。但孔子不以为然，而以办政治为重要，所以解释，在上位的人好礼，民众就不敢不敬，在上位的人好义，民众就不敢不服从，在上位的人好信，民众就不敢不用情。情是情实，用情，是以诚实相待。在上位的为政者能够如此，四方之民自然襁负其子而来归。何用自己耕稼。襁负是用布将小儿束负于背上。

“焉用稼”，是孔子勉励弟子们要研究修己安人的大学问，要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，不要分心去种谷种菜，因为种谷种菜的事情自有农业专家如老农老圃去作。而且农业是否振兴，要看政治是否改善，如果政治不好，则农业以及工商等业都兴不起来。所以改善政治实为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。由此可知，“焉用稼”一语并非忽视农人与农业。孟子滕文公篇辩论许子并耕之非，可以参考。

子曰：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。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。虽多，亦奚以为。

诵诗三百，就是现在诗经里的三百零五篇诗。三百是举其整数而言。孔子以为，读了三百多篇诗，应该会办政治，会办外交，如果把政事交给他，而他不能通达，派他到国外办事，在辞令方面，又不能专对，读诗虽多，又有何用。

毛诗序说：“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，汉书艺文志说：“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”，这都足以说明诗能通达政事的道理。

季氏篇记孔子的话说，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，会诗，便会言语，用于外交，可以独自随机应对，达成使命。专对的意义，古注举庄公十九年公羊传说：“聘礼，大夫受命，不受辞，出竟，有可以安社稷，利国家者，则专之可也。”

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

其字，指的是当政的人。当政者本身行得正，办一切事都合规矩，自然能获民众拥护。所以说不令而行。但如当政的人本身行得不正，虽下命令，民众也不会服从。

皇疏：“其身正。如直形而影自直。其身不正。如曲表而求直影，影终不直也。”

颜渊篇孔子曾说：“政者正也。”本篇除此章外，又有“苟正其身”一章。足见政治领袖以本身守正为重要。

子曰：鲁卫之政兄弟也。

鲁是周公的封国，卫是康叔的封国，在周公兄弟九人中，康叔与周公最亲密，如左传定公六年，卫公叔文子说：“大姒之子，唯周公、康叔为相睦也。”

集解包注，周公康叔既为兄弟，康叔睦于周公，其国之政亦如兄弟。

皇疏，在周公初时，二国风化俱治如兄弟，至周末，二国风化俱恶，亦如兄弟。

朱子集注，鲁、卫本兄弟之国，而是时衰乱，政亦相似，故孔子叹之。

以上三种解释，可以并存参考。

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。始有，曰：苟合矣。少有，曰：苟完矣。富有，曰：苟美矣。

古注鲁哀公的庶子也称公子荆，因此，这里用一卫字来区别。

孔子称赞卫国的公子荆善居室。依皇疏，善字作能字讲，即是能治其家而不奢侈的意思。

诸侯之子除继承君位称为世子者外，其余皆称公子。卫公子荆少居宫中，成年之后，结婚成家，父君给他一处采地，由他治理自己的家室，开始只有一些必需的用具，叫做“始有”，后来略有增加，叫做“少有”，后又因为积蓄更多，再为增加，叫做“富有”。他在始有时说“苟合矣”，在少有时说“苟完矣”，在富有时说“苟美矣”。这三个苟字作苟且讲，或作诚字讲，都不很恰当，依王引之经传释词，作但字讲较好，但字更能显示满足的语气，例如周易系辞传说“苟错诸地而可矣”，左传襄公二十八年“小适大，苟舍而已，焉用坛”，其中的苟字都作但字讲，表示如此即可的意思。苟合矣的合字，依俞氏群经平议，与给字通用，给的意义是足，始有即感满足，后来苟完、苟美，完是完备，美是美好，随时都感满足。这样解释，更合乎经义。

贪求财富，永远不能满足，这是一般人的通病。卫公子荆处处知足，这是他的美德，所以孔子称赞他。

子适卫，冉有仆。子曰：庶矣哉。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。曰：富之。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。曰：教之。

孔子到卫国，冉有替孔子御车。孔子一看卫国有很多人民，便说“庶矣哉。”庶即是众多之义。

人民众多，就政治说，那是好事。如礼记大学说：“财散则民聚。”反之，如礼记檀弓说：“苛政猛于虎”，便不能多聚人民。

冉有一听孔子称卫国人多，便想了解为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，所以问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孔子说：“富之。”要使人民富足。冉有再问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孔子以为，人民富了，就要受教育，所以说：“教之。”

孔子在这里只提示先富民后教民。如何富民，则需治国者本于仁政因时因地制宜。至于教民，自以五伦教育为根本。孔子祖述尧舜，尧帝教民就是教以人伦，孟子滕文公篇说得很详细。

子曰：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

期月，古注皆作一周年解释，期音基。

孔子假设，如有人聘用他去治国，他预定一年可以治理就绪，三年便有成就。

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，这是孔子居在卫国时，有感而发。当时卫灵公已老，怠于政事，不能用孔子，孔子喟叹，说了这几句话。

世家“期月”作“月”，“而已”之后没有“可也”二字。论语此章“可也”的“可”字，是指初步的功效而言。孔子从前治理鲁国，孔子世家说，三个月即告大治。此就卫国的情形衡量，预计三年有成，到时候，自然使民众富足，而又受礼乐教化。

子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”诚哉，是言也。

善人治国一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这两句是成语。诚哉是言也。这是孔子称赞的话。

集解王注，胜残，是胜残暴之人，使不为恶。去杀，是不用刑杀。

在孔子时代，各国大都很乱，弑父弑君，或者出兵攻伐，都是残暴杀戮，恶习难除，最好是有圣人出来转恶为善，不得圣人，但有善人出来治理一个国家，逐渐改善也好。善人为邦百年两句成语，切中时弊。所以孔子说，诚哉是言。

子曰：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

集解，孔安国注：“三十年曰世。如有受命王者，必三十年仁政乃成。”三十年为一世，如有王者接受天命，施行仁政，必须三十年而后成功。

王者受命治理衰世，一则必须解决民生问题，一则必须实施道德教育，使人民身心皆安，两者皆非短时期能奏其功，所以必须三十年。

子曰：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。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。

皇疏：“苟，诚也。”诚能正其本身，则从事政治，何难之有。本身如不能正，如何正人。

前有“其身正”一章，与此大致相同。

冉子退朝。子曰：何晏也。对曰：有政。子曰：其事也。如有政，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之。

冉子即是冉有，此时为季氏的家宰。退朝，诸注大都依郑康成说，从季氏家中回来，即退于季氏私朝，非退于鲁君公朝。

孔子见冉有回来较晚，便问“何晏也？”冉有对曰：“有政。”孔子曰：“其事也。”古注其字即指季氏。“如有政，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之。”此意是如果有政，国君虽不用我，但以我是国家的老者，仍得参与闻之。

刘氏正义引郑康成注：“君之教令为政，臣之教令为事”，并揆郑注之意，以政为公，以事为私，所以孔子辨别政与事，有正名定分的意思。

竹氏会笺说：冉子所议实是国政，不是家事，有政亦是据实而对，但季氏专于鲁政，不议

于公朝，而独与家臣谋于私室，则虽政亦事也。

定公问：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。孔子对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“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”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。曰：一言而丧邦，有诸。孔子对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“予无乐乎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违也。”如其善而莫之违也，不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。

“一言而可以兴邦”，这是成语，鲁定公怀疑，一句话有这样大的功用吗。所以他问孔子：“有之欤？”

孔子对定公说：“言不可以若是”，一句话就把国家兴起来，大概不如此，但是“其几也。”几字当近字讲，较好。虽不能说一言兴邦，然说一句有道理的话，可与兴邦接近。例如有人曾说：“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”为君，为臣，都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国家办理大事，所以难为。如果为君者深知为君之难，而能慎重其事，则“为君难”这一言虽不立即兴邦，但也就近于兴邦了。

定公又问：“一言而丧邦，有诸？”一言丧邦，也是成语。孔子答意相同，举例则略有分别。例如有人曾说：“予无乐乎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违也。”此意是，我当国君唯一的乐趣，就是我所说的话无人敢违背。孔子举例后，再加以辨别。国君说的话，如果是善，也就是有道理，无人敢违，那当然很好，如果不善，而无人敢违，那样，虽然不会马上就亡国，但已接近亡国了。

言为心声，孔子解答鲁定公这两个问题，其实就是指明为政者有知难敬事之心，要有去骄纳谏之心。

叶公问政。子曰：近者说，远者来。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

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

<https://d.book118.com/747066064034006151>